



阿·托尔斯泰著

外国文学
小丛书

W A I G U O W E N X U E X I A O C O N G S H U

美 女



附一 美 女 題 辭

美 女 題 辭

美 女 題 辭

美 女

外国文学小丛书

〔苏联〕阿·托尔斯泰著

贝 珊 译

美 女

MEIN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 北 京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ПРЕКРАСНАЯ ДАМА

封面设计：伍 端 端

美 女

Mei N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109,000 开 本 787×940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6 $\frac{1}{2}$ 插 页 2

1986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6 年 9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1—19,600

书 号 10019·3987

定 价 1.10 元

前 言

本书收阿·托尔斯泰的四个中短篇小说。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苏联作家，我们一般称他为“小托尔斯泰”，以便和写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的老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相区别。

小托尔斯泰出身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从一九〇七年起开始文学创作。他的几部最著名的作品，如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历史小说《彼得大帝》和歌颂察里津保卫战的《保卫察里津》等，都早已介绍到我国来了。

收入本书的四篇小说，都是作者摆脱了颓废派影响、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初期的优秀作品。

《美女》写一名年轻的俄国军官携带一个绝密的公文包出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火车上和一位美女邂逅相遇；就在他开始陷入情网的时候，却发现对方竟是一个蓄意窃取绝密文件的女间谍。

《阿尔希普》的主人公阿尔希普，是伏尔加河草原上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偷马贼，他巧妙地混入一

个地主的庄园，杀死了那个地主，为自己的儿子报了仇。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国封建制度崩溃前夕贵族地主和广大农民之间阶级矛盾的激化。

《小公鸡》和《米舒卡·纳雷莫夫》，都是以没落贵族为主人公的作品。在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封建经济迅速瓦解的时代，俄国贵族的精神空虚、颓废堕落、荒淫无耻和胡作非为，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小公鸡》的主人公是一个小色鬼，拈花惹草、寻芳猎艳，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米舒卡·纳雷莫夫》的主人公则是一个老色鬼，他不仅广蓄奴婢、恣意蹂躏她们，甚至丧心病狂地妄图糟蹋自己的外甥女。作者对他的揭露和鞭挞，与果戈理和谢德林的那些讽刺杰作相比，也并不逊色。

编 者

目 次

前 言 1

美 女 1

阿尔希普33

小公鸡70

米舒卡·纳雷莫夫..... 134

美 女

一个装有极其重要的秘密军事文件的公文袋，交给了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奥博佐夫，无论是递交文件还是派遣奥博佐夫，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

他奉命去国外作一次危险的长途旅行，这个任务使他感到高兴。一件便服，一张印有三种文字的绿色护照，一个只要装好了东西那锁便清脆地“卡嗒”一下的手提箱，——凡此种种都在预告那些绝妙的时日即将到来（一旦他拿起方格毛毯和手提箱，那些绝妙的时日也就到来了——这是明摆着的事）。

奥博佐夫一大早就来到火车站，喝了咖啡，没有雇搬运工人，径自占了个头等包厢。

公文起初放在手提箱里，后来火车开了，奥博佐夫便把那个小小的帆布口袋放进了上衣左侧的口袋，用别针把它别好，然后愉快地伸直身子在丝绒铺位上躺下了。他身边放着一些供旅途上阅读的书刊，他把它们翻阅了一下，点上一支香烟，朝窗外瞧了瞧，便想象起那将有好几个国家和成千上万的人在

眼前一一闪过的日子来了。

特别快车飞快地驰过芬兰境内那些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别墅、针叶林和长满苔藓的沼泽。到了规定的时间，一名仆役走进车厢，请他前去用餐。旅客们扶着摇摇晃晃的墙壁，慢慢地步入餐车。每当通过车厢台时，都有一股刺骨的寒风卷起一片雪尘。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餐车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坐下，环首四顾。

那儿是一家普普通通的英国人，带着三个淡黄色头发的姑娘和一个日本保姆，这一家人是三周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这儿是四个黑胡子的法国人，身材矮小，赤红脸膛，他们要了一瓶红葡萄酒，一边品尝，一边吧哒着嘴。还有一位身材魁梧、刚刚刮过脸的瑞典人，是一家企业的经理；几个来自赫尔辛基的道貌岸然的芬兰人；一个去哈帕兰达办货的颧骨突出的莫斯科商人，他装出一副欧洲人派头，这反而明显地损害了他的尊严；一个宽肩膀的、闷闷不乐的年轻人，戴一顶滑雪运动员戴的那种编结的尖顶帽；此外还有几个并不惹人注目的平凡无奇的人物。当然也有几个女人，但是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竭力不看她们：长得丑的，他无须去看；长得俊的，他又不敢看。

他跟女人打过几次交道，但都不大顺利。年轻的时候，他曾暗暗地崇拜过著名的交际花玛莎·赫列

布尼科娃，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但却并不想去接近她，虽然机会还是有的，为此他曾受到军官学校的同学们的嘲笑，这种矛盾的感情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极为厌恶那些“猎艳圣手”，他们很容易得到满足，对于每一个女人都是只要求一样东西，那是他们所需要而又轻易可以得到的。

方才在车站上，奥博佐夫在拎着手提箱急忙走进自己的包厢时，无意中注意到一位身着雅致的丝绒大衣的高高的女士。她那顶装饰着几只黑翼的小帽子歪戴在头上。那位女士仿佛被惹恼了，仿佛觉没睡够，还跟列车员吵了一架。

在旅途中，他又在隔壁的车厢里遇见了她，后来又又在车厢台上见到她一次，当时她站在那儿捂着帽子和大衣，以免被风吹掉或掀开，最后，他又在自己的包厢旁边一个车窗前看到了她。这位女士用一个肩膀靠在了上了漆的窗框上，观望着近旁积雪的田野、树木、柱子和房舍怎样一一掠过。她那张朝向凄凉的平原的瘦削的面庞，看上去是忧郁的。裸露的颈项细腻而娇嫩。那件编结的绸上衣，在翻领处露出白色的花边。

奥博佐夫坐在包厢的角落里，可以看到她的后脑勺和堆在头上的深褐色松软秀发、她那因火车的震动而颤抖着的脊背，还有那条可以碰到鞋带系得很高的漆皮鞋的精致的呢绒裙子。末了，尼基塔·阿

列克谢耶维奇感到，必须知道她何以要在这乱世独自外出和去向何方，直到这时候，他才恍然醒悟，于是从身边拿起一本惊险小说，埋头读了起来。

一股清新的空气钻进包厢的门，蓦地传来一阵略带苦味的、淡淡的香水味。奥博佐夫看见了在双足的压力下波动不已的一条蓝裙子的皱褶。他把读过的那一页重读了一遍。那位女士如今正对着窗口站着，背朝着门。

这当儿，他掉过头去看着窗外的雪尘，微笑着想道，虽说已到三十三岁，并且也能掌握自己了，不料竟胆怯起来……这个漂亮女人身上有一种惹人注目、招人爱怜和撩人情思之处……她是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冒险家？不，兴许——否则……或者犹如一只被可怕的战争风暴卷进去的小鸟，正在向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飞去？……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应该弄清楚……他向过道瞥了一眼，那位女士已经不在窗前了。她没有去用早餐。

眼下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餐车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等候着，当身穿蓝色燕尾服、戴着马来树胶衣领的侍者给他端来一盘食物的时候，他感到舒适而又愉快。最大的幸福，也莫过于在受尽劳累之后懒洋洋地往车厢里的软垫上一靠，在休息时无所用心地观察人们，观察他们细微的不安，观察从窗外一一掠过的不同国度。一切都不大象是真的。眼

下也不知是为什么，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特别清晰地想起了一片挖过的、上了冻的田地，刺骨的寒风在它上面盘旋；想起了小丘后面士兵们弯曲的脊背；砂子和冰屑打在眼上宛若刀割；零星的射击，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期待黑夜的降临，以及望不到头的一长串象山峦那样沉重的乌云。这是临死前的那种可怕的昏睡状态。人仿佛被贬低到了不值一顾的地步，象土地一样贫瘠并上了冻。

奥博佐夫打了个寒噤，急忙抬起眼来，——那位美丽的女士就站在小桌旁边，正面带笑容地问他，她是否可以在他对面占一个座位，她已是第三次这样问他了。

奥博佐夫一跃而起，把椅子给她挪近一点，他为自己的慌张感到不好意思，便重又坐下，末了，他回想起方才的决定，便直勾勾地瞧了瞧那女士的眼睛。她用那双几乎是忧郁的淡灰色眼睛的视线回答他。顷刻之间，他头昏目眩，仿佛这整个车厢都已不复存在，尽管车厢里人声嘈杂，几个法国人正吧哒着嘴在品酒，瑞典人正喷云吐雾地吸着雪茄。

那位女士把手套放在结了冰的车窗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打开手提包，照了照镜子，虽说并不是那么津津有味，却也照得很仔细，接着又用小手指抹了抹嘴唇，抹了抹小巧的鼻孔的四周，然后咔嚓一声合上手提包，问道：

“您吃过鱼吗，不危险吧？”

她的声音很低，几乎是严峻的。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胸有成竹地答道：

“鱼好极啦，是鳕鱼。”

说着便把菜盘稍稍推过去一点。她道了谢。他开始寻思，关于鳕鱼还能说些什么呢：这种鱼总是在墨西哥湾流的暖水中大群大群地向北游，绕过挪威的北郊，而且长得很快，到了摩尔曼就成为庞然大物了……

女士打断了他的思路：

“论姓氏和出身，我都是俄国人，但是我逃离了俄国，就象逃避鼠疫，”说着便朝他抬起一双忧郁的亮灰色眼睛，“我恨俄国。”

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莞尔一笑，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接着他鞠了一躬，作了自我介绍。

女士接着说：

“我的名字叫柳德米拉·斯捷潘诺夫娜·帕夫仁斯卡娅。您问我为什么逃走，”她仰起头来，瞧了瞧谈伴，仿佛在掂量，是不是值得向他推心置腹。“我恨俄国，这是真的，”她拿着一块还没有送进嘴里的面包，笑了起来。

她那审视的目光，开始谈话时的奇怪态度，接着是那聪明但并不愉快的笑，仿佛暗示了她的心灵是

复杂的。奥博佐夫领会到了这一点，便不禁警觉起来。

“我的美感遭到了践踏，”女士说，“如果说我喜爱美、诗歌、绘画、大理石雕刻、音乐，那么我最爱欣赏的还是人。一想到此刻在世上某地有着一些出色的人物，我就生气。可我在莫斯科却不得不每天看到一个蠢笨、衰弱的家伙，他长着一把黄胡子，戴着眼镜，背心口袋里放着泻药片；这家伙精神上萎靡不振，穿着肮脏的衬衣，声音刺耳，每时每刻都会发作歇斯底里。难道能住在这样的国家里？不，我要去美国。”

“似乎您在那里能找到真正的人！”

“那都是些风度翩翩而又勇敢的人，第一流的人物，当然跟俄国的那些人不一样。”

“俄国也有勇敢的人。”

“哼，得了吧，咱们那里一切都毫无价值，就象在仆人住的下房里，大家都摹仿老爷，可是又学不大象，系一条大红领带，却长着一副颧骨突出的嘴脸。让咱们说句实话：您我的国家是一个荒唐的怪物，是一种偶然现象……”

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克制着自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垂下视线，说道：

“请原谅，这次谈话对我来说是不愉快的，”当女士惊讶地朝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补充道：“我参加

过战争，见到过勇敢的人。您所说的那并不是俄国。不过，了解俄国的人寥寥无几。我要说的是，您的憎恨选错了对象。”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午餐结束了，风扇的翼片驱散了头上的烟草的烟雾。从放了下来了的窗帘外面黑暗的夜色中，不时传来列车悲戚的、长长的呼啸声。

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注意到，这位女士仿佛有点无精打采。她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坐在那里，慢慢地掸掉埃及香烟头上的烟灰，打量着那个头戴滑雪帽的忧郁的年轻人、那几个芬兰人和那个不知为什么又生起气来的商人，一丝鄙夷的讪笑使她的两个嘴角吊了上去。

不久他们就走回了车厢，默默地站在过道上，两人之间的距离比第一次交谈前要远多了。

柳德米拉·斯捷潘诺夫娜感觉到了这一点，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谈伴的冷淡。他站在那里，象军人那样把一个大拇指插在坎肩上的一枚钮扣后面，瞧着模压壁纸上的螺旋形花纹。他的嘴巴好几次竭力把哈欠憋回去。一名肥胖整洁的女列车员拿来了几瓶苏打水，分发给每个包厢。过道尽头的一扇朝外开的门打开了一条缝，产生了一股寒冷的雾气，戴滑雪帽的那个年轻人的一张被风吹得粗糙了的脸孔一闪而过。柳德米拉·斯捷潘诺夫娜看了看手表，把一只脚踏在咝咝作响的供暖设备的栅栏上，叹着气低声

说道：

“我希望您能原谅我：您是第一个当面不准我咒骂俄国的人。如果别的人咒骂俄国，我也会打断他的。不过我们都太随便了。您那番尖刻的话突然使我感到温暖起来。”

“好吧，那您就原谅我的尖刻吧，”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温厚地答道，“您真的要去美国吗？”

“我签订了三十场音乐会的合同。”

“噢，这是另一码事，我想的是……”

“您想什么啦？”女士有点过于性急地问道。

“我想您这么说……是为了寻开心……”

“我是单身一人，”她沉默半晌然后说道，还垂下了视线，“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使我感到厌倦。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牵挂，日子很不好过啊。”她缩了缩肩膀。“多冷啊，我在旅途上总睡不好觉。可您却使我惶惶不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要思索一个通宵……”她苦笑了一下。“您愿意做一件好事吗？请您为我牺牲几个钟头，咱们走吧。”

她打开包厢的门，里面有很浓的香水味，挂着一件大衣，网袋里放着一个很小的手提包，这是她的全部行囊。她让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丝绒沙发上坐下，自己却坐在窗前的小桌上，双手抱住抬起的一个瘦削的膝盖，说道：

“您可以吸烟和打盹……”

这话说得不坏。此后他们默默地坐了很久。供暖设备咝咝作响。车轮发出撞击声：“路漫漫，路漫漫。”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凝视着一缕青烟，尔后又凝视着那只女人的脚，这只脚脚踝很苗条，穿着黑袜子，正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晃动。

“我们两个都是单身，”他说，“萍水相逢，一天之后就会象两个角果藜似的各奔东西。可是对一个人来说，有什么能比另一个人更为亲切、更为必需的呢？诚然，世上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旅途中的短暂相遇。”

他瞧了一眼柳德米拉·斯捷潘诺夫娜。她朝他低下头去，专心地、忐忑不安地谛听着。她那被一绺发卷覆盖了一半的前额蹙了起来。

“有些时刻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她慢吞吞地说。

“我不知道，我不曾有过这种感受。年轻时候的胡思乱想是难以忘怀的，您说得不错。”

“不，不。我是说那种疯狂的、热情奔放的时刻，那热情就象一阵旋风似的刮来……”

这时尼基塔·阿列克谢耶维奇皱起了眉头：“唉，她干吗这么快，简直有点过分……”他垂下视线，感到自己浑身都充满敌意地警觉起来。女士从小桌上溜了下去。他没有看到她的所作所为，只听见几声轻微的叹息，便狠狠地把嘴唇一瘪。很明显，谈话已